

流年碎影

张恨水与安庆城

汪健 谢家顺

1933年，张恨水在安庆购买了一份房产，位于近圣街元宁巷3号，将家眷安置在这里。现如今，它的名字是“张恨水故居”。

关于购买这处房产的原因，张恨水曾在《写作生涯回忆》如此写道：“二十二年（即1933年——笔者注）春，长城战事起。我因为早已解除了《世界日报》的聘约，在北平无事。为了全家就食，把家眷送到故乡安庆，我到上海另找生活出路。而避开烽火，自然也就是举室南迁的原因之一。”躲避战乱、安顿家眷是张恨水此行的主要缘由。1933年9月，形势略有好转，张恨水又由北平到达安庆，接家人返回北平。元宁巷3号，则留给了徐文淑（张恨水第一位妻子）居住。

1958年徐文淑去世后，张恨水将元宁3号住宅委托大妹张其范管理，但在1959年与1966年之间经历了两次错改，1985年方才归还房产。此前的1983年1月31日，曾发生了一次火灾，烧毁正房116.7平方米，仅剩下偏房5间。时至今日，张恨水元宁巷故居遗址尚在，只可惜，已很难再寻昔日模样。

1946年1月下旬，张恨水携周南、张全等人离开南京前往安庆看望相别多年的母亲与亲友，并留在安庆过春节。到达安庆时，张恨水受到了安庆文艺界的热烈欢迎。其子张伍在《雪泥印痕：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中对当时情景作了如此描述：码头上聚集了欢迎的亲友，安庆文艺界组织了欢迎的队伍，打着红布横幅，上写着“欢迎张恨水先生胜利返乡”。除此之外，安庆六邑的代表人物还为张恨水在四牌楼的杏花村大酒楼举行了欢迎大会，张恨水在会上发表了即兴演讲。

回到安庆，张恨水与部分家属租住在小东门的焦家楼房。焦家楼房是原安徽省陆军陆地测量局局长焦山的公馆，又名“蠡楼”，是一幢两层楼的西式建筑。张恨水将母亲从潜山接到蠡楼，与她一同欢度春节。

1946年4月24日，正值母亲七十寿辰，远在北平的张恨水于4月26日的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上发表《慈辰七旬纪事》，全家团聚的情景与久别重逢后的喜悦之情，以及对母亲的依依思念，跃然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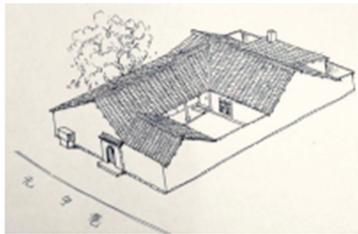
八载回来喜欲狂，夕阳楼下置归妆。
凭栏遥见慈亲立，拜倒风沙大道旁。
飞步登楼一笑盈，座前再拜叙离情。
八年辛苦吾何恨？又听慈亲唤小名。

是年，张恨水在安庆游览迎江寺、登振风塔时，兴致大发，挥毫写下“大江东去”四字，并落款“潜山张恨水题”。后又于《新民报》发表《安庆码头工人》《街头画像》《芦柴产米》三篇散文，描绘抗战胜利后从陪都重庆回安庆时的所见所闻，再现安庆的众生相。1955年夏，思乡心切的张恨水只身南行，在合肥与堂兄张东野庆祝过自己六十寿辰之后，转而前往安庆，迎接张恨水的是张其范与其丈夫桂凝秋。

在安庆的半个月，张恨水除了与亲人团聚，还访晤了旧友——迎江寺住持月海方丈。漫步在安庆街头巷尾与江边码头，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家乡的发展变化，张恨水百感交集，撰写下《春日绵绵话安庆》一文并发表在《安庆日报》上。此外，其散文《京沪旅行杂志》（又称《南游杂志》）中《安庆新貌》《迎江寺塔》《黄梅戏》《菱湖公园》四篇于1955年9月先后在香港《大公报》副刊“新野”上发表。《安庆新貌》对解放前后进行了鲜明比较，最后更是赞叹道：再要论到学校卫生等等，那就用不得比，比解放前，真不知要高多少倍。所以安庆虽然不是省会，比从前省会实在好得多。

张其范作为张恨水的大妹，其一生受张恨水影响颇深。对于家中的大哥（张恨水为长子），张其范既敬佩又感恩。其《回忆大哥张恨水》中这一段文字，包含感情——

1955年他来信说，不日将从合肥来安庆，我们全家



左：摄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元宁巷故居
右：安庆元宁巷故居俯视图（曹明绘）



张恨水与徐文淑的合影（庞华供图）



元宁巷故居遗址（作者供图）

高兴极了。接连几天，早晚都上车站迎接，终于盼来了。大哥发有银丝，面皮皱褶，显然衰老了。他因1949年患脑溢血后遗症，舌头僵化，言语不便，步履蹒跚，见此形象，我不禁暗地落泪。在安庆住一星期，每天和惜秋叙述别后经过，兼谈论着文学创作。也曾去过迎江寺和月海方丈论证振风塔的历史，并在《安庆日报》发表了《长日绵绵话安庆》的文章。好景不长，大哥走的那天，惜秋拎着他简单的行李，我尾随在后面。至近圣街的街口，他回头对我说：“你回去吧，我有机会就回来。”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好频频点头，痴立在街头，凝视着他的背影，直到消失在人群中，才怅然回家。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了。

生活杂记

乡下的西瓜

汪国彪

正是瓜熟季节。浙江台州老板屠先生还在瓜地里忙碌着，瓜棚里静卧着的麒麟西瓜碧绿绿，亮闪闪的。千年古镇的老街，还有农贸市场，西瓜摊子一个挨一个，各类盛器纷纷亮相，像是一场大型展会，圆形的有筐箩，方形的有藤筐，篾质的有团筛，地上的塑料袋上也躺着几个西瓜。

西瓜花色、品种繁多，有带花纹的，有清纯翠绿的，个大的三十多斤的，小的如麒麟瓜，四五斤。同一块瓜田里或同一畦地里有可能出现不同颜色和花纹的西瓜，屠先生说这叫父系瓜或母系瓜。买主也很讲究，超市的老板喜欢个头一般大的四斤左右的青皮瓜；单个的买主喜欢个大的，一拍咚咚响。屠先生是有情怀的人，做事细致、周到。企业、厂矿的车子来买瓜，他总是尽量不让司机们排队，而是随到随时上货。“这些降温物资都是发给工人老大哥的，他们干的是最阳光的职业，这大夏天汗流浹背的，辛苦啊。”屠先生这么一说，其他买瓜的便爽快地让道。

沿途村庄的路边有许多摆西瓜摊子的。有的将西瓜三五五个垒成一垛；有的将一个西瓜剖开，彤红的瓜瓤让人喉结不自觉滚动；还有瓜瓤是黄色的，但较稀少，所以更吸引人。有个京剧票友看到那个西瓜青一块紫一块，像戏台上的小丑脸谱，切开后却是彤红，籽如黑色的眼珠；黄瓤的粉嫩柔和，如黄缎加身，像极了小酌微醺的贵妃。

老街的卖主中，少妇居多，腮红如瓢，口里却不时嚷着：“你家相公不热呀？”她们的嗓子经过瓜汁的滋润，特别清亮，也特别柔和。她们吆喝着，招徕着，句句入情入味，入耳入心。只要有人站到摊位前，不管生意成不成，少妇先用身旁的清水净手，像家人一样递上一块切好的西瓜，让你品尝。“自家地里种的，不稀罕，感觉不甜就不买，生意不成人意在。”

